

嚴州。克愚之死，宜中擠之爲多。

論曰：孔子曰：“才難，不其然乎？”理宗在位長久，命相實多其人，若吳潛之忠亮剛直，財數人焉。潛論事雖近於訐，度宗之立，謀議及之，潛以正對，人臣懷顧望爲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？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，尚爲賈似道所蕃。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，不免爲似道籠絡，晚年微露鋒穎，輒見擯斥。士大夫不幸與權奸同朝，自處難矣。似道督視江上之師，以國事付王燦、章鑑、陳宜中，蓋取其平時素與己者。燦、宜中於其既出，稍欲自異，及聞其敗，乘勢蹙之。既而，二人自爲矛盾，宋事至此，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當國者交歡戮力，猶懼不逮，所爲若是，何望其能匡濟乎？似道誅，燦死，鑑遁，宜中走海島，宋亡。

文天祥

文天祥字宋瑞，又字履善，吉之吉水人也。體貌豐偉，美皙如玉，秀眉而長目，顧盼燦然。自爲童子時，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、楊邦乂、胡銓像，皆謚“忠”，即欣然慕之，曰：“沒不俎豆其間，非夫也。”年二十舉進士，對策集英殿。時理宗在位久，政理浸怠，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，其言萬餘，不爲稿，一揮而成，帝親拔爲第一。考官王應麟奏曰：“是卷古誼若龜鑑，忠肝如鐵石，臣敢爲得人賀。”尋丁父憂，歸。

開慶初，大元兵伐宋，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，人莫敢議其非者。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，上書“乞斬

極力講說魏克愚住在鄉裏違法的事，賈似道命令章鑑彈劾他，貶往嚴州。魏克愚的死，陳宜中的排擠是主要原因。

論曰：孔子說：“人才難得，難道不是這樣嗎？”理宗在位時間長久，任命丞相有很多位，像吳潛那樣忠誠高尚剛毅正直的，纔有幾個人。吳潛評論事情雖然近乎揭人隱私，但立度宗，計議問他，吳潛以正道回答，做臣子的爲後代考慮的人能說出這樣的話嗎？程元鳳謹慎有餘但缺少氣節，尚且被賈似道所嫉恨。江萬里學問聲望高出衆臣，免不了被賈似道籠絡，晚年稍露鋒芒，就遭排斥。士大夫不幸跟有權勢的奸臣同朝，處世也就難了。賈似道督察江上的軍隊，將國政交付給王燦、章鑑、陳宜中，是看在他們平時一向附和自己這點上有可取之處。王燦、陳宜中在他外出以後，想要獨自當政，等到聽說他失敗，趁機打擊他。不久，二人自己產生矛盾，宋朝的國事到了這種地步，已是危急存亡的關頭。當權的人同心協力，還恐怕不行，做出這樣的事，難道還指望他們能夠挽救時局嗎？賈似道被殺，王燦死了，章鑑逃了，陳宜中跑往海島，宋朝滅亡。

文天祥字宋瑞，又字履善，吉州吉水人。身材高大相貌堂堂，漂亮白皙像玉石，眉清目秀，顧盼生輝。在童子時，看到學校祭供的同鄉先輩歐陽修、楊邦乂、胡銓像，謚號都叫“忠”，就景仰他們，說：“死後如果不側身在他們中間享受祭供，就不是大丈夫。”年二十歲考中進士，在集英殿考策問。當時理宗在位時間長，政務漸漸懈怠，文天祥以遵循天意不懈怠作答，長達一萬多字，不起草稿，一揮而就，皇帝親自選拔爲第一名。考官王應麟奏道：“這份答卷古義好像明鏡，忠心像鐵石，所以臣敢爲獲得人才而慶賀。”隨即遭父喪，回家。

開慶初年，大元軍隊進攻宋朝，宦官董宋臣游說皇上遷都，人們都不敢說他不對。文天祥當時進京任寧海軍節度判官，上書“乞求斬處董宋

宋臣，以一人心”。不報，即自免歸。後稍遷至刑部郎官。宋臣復入爲都知，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，亦不報。出守瑞州，改江西提刑，遷尚書左司郎官，累爲臺臣論罷。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。賈似道稱病，乞致仕，以要君，有詔不允。天祥當制，語皆諷似道。時內制相承皆呈稿，天祥不呈稿，似道不樂，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。天祥既數斥，援錢若水例致仕，時年三十七。

咸淳九年，起爲湖南提刑，因見故相江萬里。萬里素奇天祥志節，語及國事，愀然曰：“吾老矣，觀天時人事當有變，吾聞人多矣，世道之貴，其在君乎？君其勉之。”十年，改知贛州。

德祐初，江上報急，詔天下勤王。天祥捧詔涕泣，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，并結溪峒蠻，使方興召吉州兵，諸豪傑皆應，有衆萬人。事聞，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。其友止之，曰：“今大兵三道鼓行，破郊畿，薄內地，君以烏合萬餘赴之，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。”天祥曰：“吾亦知其然也。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，一旦有急，徵天下兵，無一人一騎入關者，吾深恨於此。故不自量力，而以身徇之，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。義勝者謀立，人衆者功濟，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。”

天祥性豪華，平生自奉甚厚，聲伎滿前。至是，痛自貶損，盡以家貲爲軍費。每與賓佐語及時事，輒流涕，撫几言曰：“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”八月，天祥提兵至臨安，除知平江府。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，不遣。十月，宜中至，始遣之。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

臣，使民心一致”。沒有回答，就自動罷職回家。後來逐漸升任刑部郎官。董宋臣再度進京任都知，文天祥又上書極力論說他的罪過，也沒有回答。出朝任瑞州知州，改爲江西提刑，升爲尚書左司郎官，屢次被諫官彈劾罷免。授任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。賈似道聲稱有病，乞求退休，以此要挾君主，降詔不同意。文天祥起草制書，用詞諷刺賈似道。當時接受起草內制都要先遞上文稿，文天祥不遞交文稿，賈似道不高興，讓御史張志立彈劾罷免他。文天祥幾次被貶斥，援用錢若水舊例退休，當時年三十七。

咸淳九年，起用任湖南提刑，因而見到前任丞相江萬里。江萬里一向認爲文天祥有氣節，談到國事，擔心憂傷地說：“我老了，觀察天時人事當會生變，我看人看得多了，拯救國運的責任，莫非是在你身上吧？你要努力。”十年，改爲贛州知州。

德祐初年，江上告急，詔令天下起兵勤王。文天祥捧着詔書哭泣，派陳繼周徵發州中豪傑，聯合溪峒少數民族，派方興召吉州軍隊前來，各位英雄都響應，集中一萬人的軍隊。事情上報，任命爲江西提刑安撫使召他進京。友人阻止他，說：“如今蒙古大軍分三路擊鼓前來，攻破京郊，逼近內地，你以倉促集合的一萬多人前往抵抗，這跟驅趕羊群去和猛虎搏鬥又有何不同。”文天祥說：“我也知道會這樣。但國家養育群臣百姓三百多年，一旦有急難，徵集天下軍隊，却没有一個人一匹馬進京門，我對這種情況感到非常痛心。所以不自量力，要以身殉國，希望天下忠臣義士將會有聞風而起的。以義而勝者謀立功，人數衆多就能成功，這樣國家還能保住。”

文天祥生性喜歡豪華，平常自己享用很豐厚，跟前滿是歌舞伎。這時，自己痛加裁減，將全部家產都用作軍費。每次同賓客幕僚說到時事，往往流淚，拍着几案說道：“以他人的快樂爲快樂以別人的憂愁爲憂愁，吃別人的飯要爲別人的事去死。”八月，文天祥領兵到臨安，任平江府知府。當時因爲丞相陳宜中未還朝，不派遣。十月，陳宜中到來，纔派他去。朝廷議論正

尚書，封呂文德和義郡王，欲賴以求好。師孟益偃蹇自肆。

天祥陛辭，上疏言：“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，奮發剛斷之義少，乞斬師孟戮鼓，以作將士之氣。”且言：“宋懲五季之亂，削藩鎮，建郡邑，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，然國亦以寢弱。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，至一縣則破一縣，中原陸沈，痛悔何及。今宜分天下爲四鎮，建都督統御於其中。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；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；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；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。責長沙取鄂，隆興取蘄、黃，番陽取江東，揚州取兩淮，使其地大力衆，足以抗敵。約日齊奮，有進無退，日夜以圖之，彼備多力分，疲於奔命，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，如此則敵不難却也。”時議以天祥論闊遠，書奏不報。

十月，天祥入平江，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。天祥遣其將朱華、尹玉、麻士龍與張全援常，至虞橋，士龍戰死，朱華以廣軍戰五牧，敗績，玉軍亦敗，爭渡水，挽全軍舟，全軍斷其指，皆溺死，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，比旦皆沒。全不發一矢，走歸。大元兵破常州，入獨松關。宜中、夢炎召天祥，棄平江，守餘杭。

明年正月，除知臨安府。未幾，宋降，宜中、世傑皆去。仍除天祥樞密使。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，使如軍中請和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。丞相怒拘之，偕左丞相吳堅、右丞相賈餘慶、知樞密院事謝堂、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岳，北至鎮江。天祥與其客杜濬十二人，夜亡入真州。苗再成出迎，喜且

要提拔呂師孟任兵部尚書，封呂文德和義郡王，想要靠他們去求和。呂師孟越發傲慢放肆。

文天祥上殿辭行，上疏說：“朝廷容忍約束多，奮發剛斷少，乞求斬殺呂師孟祭鼓，以振作官兵的士氣。”並且說：“宋有鑒於五代的戰亂，削除藩鎮，建立州縣，一時間雖然足夠糾正尾大不掉指揮不靈的弊病，可是國家也因此逐漸衰弱。所以敵軍到一州就攻陷一州，到一縣就攻陷一縣，中原地區失陷，悲痛後悔不及。如今應該將天下分成四鎮，立都督在那裏統領指揮。將廣西加上湖南而在長沙設帥府；將廣東加上江西而在隆興設帥府；將福建加上江東而在番陽設帥府；將淮西加上淮東而在揚州設帥府。責令長沙攻取鄂州，隆興攻取蘄、黃，番陽攻取江東，揚州攻取兩淮，使得地盤擴大國力增強，足夠用來抵抗敵人。約定日期一齊奮擊，有進無退，日夜謀取敵軍。他們防禦增加力量分散，疲於奔命，百姓中間的英雄豪傑又趁機在他們中間出沒，這樣做的話那敵軍是不難擊退的。”當時議論認爲文天祥的論說不切實際，書奏沒有回答。

十月，文天祥進入平江，大元軍隊已經從金陵出發進入常州。文天祥派將領朱華、尹玉、麻士龍同張全援救常州，到了虞橋，麻士龍戰死，朱華帶廣軍在五牧作戰，打了敗仗，尹玉的軍隊也打敗，爭搶過河，拉住張全的兵船，張全的軍隊砍斷他們的手指，都淹死，尹玉帶着殘兵五百人連夜交戰，等到天亮全都戰死。張全一箭不發，逃了回來。大元軍隊攻陷常州，進入獨松關。陳宜中、留夢炎召文天祥，放棄平江，守衛餘杭。

明年正月，任臨安府知府。没多久，宋朝投降，陳宜中、張世傑都逃出。於是便任文天祥爲樞密使。不久授任右丞相兼樞密使，派他到軍中請求講和，同大元丞相伯顏在皋亭山直言爭論。丞相發怒扣留他，連同左丞相吳堅、右丞相賈餘慶、知樞密院事謝堂、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岳，一起往北到達鎮江。文天祥和他的門客杜濬十二人，在夜裏逃進真州。苗再成出城迎接，一邊高興一邊落淚說：“兩淮的軍

泣曰：“兩淮兵足以興復，特二閫小隙，不能合從耳。”天祥問：“計將安出？”再成曰：“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，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。指揮東諸將，以通、泰兵攻灣頭，以高郵、寶應、淮安兵攻楊子橋，以揚兵攻瓜步，吾以舟師直搗鎮江，同日大舉。灣頭、楊子橋皆沿江脆兵，且日夜望我師之至，攻之即下。合攻瓜步之三面，吾自江中一面薄之，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。瓜步既舉，以東兵入京口，西兵入金陵，要浙歸路，其大帥可坐致也。”天祥大稱善，即以書遣二制置，遣使四出約結。

天祥未至時，揚有脫歸兵言：“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。”庭芝信之，以爲文天祥來說降也。使再成亟殺之。再成不忍，給天祥出相城壘，以制司文示之，閉之門外。久之，復遣二路分覘天祥，果說降者即殺之。二路分與天祥語，見其忠義，亦不忍殺，以兵二十人道之揚，四鼓抵城下，聞候門者談，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，衆相顧吐舌，乃東入海道，遇兵，伏環堵中得免。然亦飢莫能起，從樵者乞得餘糲羹。行入板橋，兵又至，衆走伏叢篠中，兵入索之，執杜濬、金應而去。虞候張慶矢中目，身被二創，天祥偶不見獲。濬、應解所懷金與卒，獲免，募二樵者以黃荷天祥至高郵，泛海至溫州。

聞益王未立，乃上表勸進，以觀文殿學士、侍讀召至福，拜右丞相。尋與宜中等議不合。七月，乃以同都督出江西，遂行，收兵入汀州。十月，遣參謀趙時賞、諮議官趙孟滂將一

隊足夠用來復興，但二位將帥有矛盾，不能夠聯合罷了。”文天祥問：“有什麼辦法嗎？”苗再成說：“現在先約淮西軍隊前往建康，對方一定全力來抵禦我們西邊的軍隊。指揮東邊各位將領，以通、泰的軍隊攻打灣頭，以高郵、寶應、淮安的軍隊攻打楊子橋，以揚州部隊攻打瓜步，我以船隊直接襲擊鎮江，在同一天內大規模發動。灣頭、楊子橋盡是沿江勢單力薄的軍隊，并且日夜盼望我們軍隊的到來，一攻就能拿下。聯合進攻瓜步的三面，我從江中的一面逼近，即使很有智慧的人也不能替他們想辦法了。瓜步攻下以後，以東部軍隊進京口，西部軍隊進金陵，攔截浙的退路，他們的元帥是可以擒到的。”文天祥連連稱好，馬上寫信給二位制置使，派使臣到各處去約定聯合。

文天祥還未到時，揚州有逃脫回來的士兵說：“暗中派一位丞相進真州勸降了。”庭芝相信這話，以爲文天祥是來勸降的。派苗再成立即殺他。苗再成不忍心，騙文天祥出去察看城防，將制置司的條令拿給他看，把他關在門外。在門外很久，再派二路人馬分別偵察文天祥，如果果真是勸降的人就殺掉他。二路人馬分別同文天祥交談，看到他忠義，也不忍心殺他，派二十名士兵替他引路到揚州去，四鼓時分抵達城下，聽到等待開門的人談論，制置司下令防備文丞相很嚴，衆人相視嚇得吐舌，於是便往東進入海路，碰到敵軍，藏在土圍牆裏纔得以躲過。但是餓得誰都起不來，跟砍柴的人討到些殘羹剩飯。進到板橋，敵軍又來，大家跑到竹叢中藏起來，敵兵進到裏面搜他們，抓住了杜濬、金應以後離開。虞候官張慶被箭射中眼睛，身上受了兩處傷，文天祥恰好未被抓住。杜濬、金應拿出懷裏藏的金子給士兵，得以放回，雇了二名樵夫用筐子抬着文天祥到達高郵，乘海船到達溫州。

聞說益王未即位，於是上表勸說繼位，以觀文殿學士、侍讀的官職召到福州，任右丞相。隨即同陳宜中等人意見不一。七月，以同都督到江西，於是出發，招收軍隊進入汀州。十月，派參謀官趙時賞、諮議官趙孟滂率領一路軍隊攻取寧

軍取寧都，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，劉洙、蕭明哲、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。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，大元兵攻之，淵兵敗，同起事者劉欽、鞠華叔、顏斯立、顏起巖皆死。武岡教授羅開禮，起兵復永豐縣，已而兵敗被執，死於獄。天祥聞開禮死，製服哭之哀。

至元十四年正月，大元兵入汀州，天祥遂移漳州，乞入衛。時賞、孟澤亦提兵歸，獨浚兵不至。未幾，浚降，來說天祥。天祥縛浚，縊殺之。四月，入梅州，都統王福、錢漢英跋扈，斬以徇。五月，出江西，入會昌。六月，入興國縣。七月，遣參謀張汴、監軍趙時賞、趙孟澤等盛兵薄贛城，鄒淵以贛諸縣兵搗永豐，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。吉八縣復其半，惟贛不下。臨洪諸郡，皆送款。潭趙璠、張虎、張唐、熊桂、劉斗元、吳希奭、陳子全、王夢應起兵邵、永間，復數縣，撫州何時等都起兵應天祥。分寧、武寧、建昌三縣豪傑，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。

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，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。天祥不意恒兵猝至，乃引兵走，即鄒淵于永豐。淵兵先潰，恒窮追天祥方石嶺。鞏信拒戰，箭被體，死之。至空坑，軍士皆潰，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。時賞坐肩輿，後兵問謂誰，時賞曰“我姓文”，衆以爲天祥，禽之而歸，天祥以此得逸去。

孫梈、彭震龍、張汴死於兵，繆朝宗自縊死。吳文炳、林棟、劉洙皆被執歸隆興。時賞奮罵不屈，有係累至者，輒麾去，云：“小小簽廳官耳，執此何爲？”由是得脫者甚衆。臨刑，洙頗自辯，時賞叱曰：“死耳，何必

都，參贊官吳浚率領一路軍隊攻取雩都，劉洙、蕭明哲、陳子敬都從江西起兵前來會合。鄒淵以招諭副使在寧都聚集軍隊，大元軍隊進攻他，鄒淵的軍隊戰敗，一同起事的劉欽、鞠華叔、顏斯立、顏起巖都死亡。武岡教授羅開禮，興兵收復永豐縣，不久戰敗被俘，死在獄中。天祥聽說羅開禮死了，爲他服喪哭泣致哀。

至元十四年正月，大元軍隊進入汀州，文天祥轉移到漳州，乞求保衛皇帝。趙時賞、趙孟澤也領兵回來，獨吳浚的軍隊未到。没多久，吳浚投降，來游說文天祥。文天祥綁起吳浚，勒死他。四月，進入梅州，都統王福、錢漢英驕橫，斬首示衆。五月，從江西離開，進入會昌。六月，進入興國縣。七月，派參謀張汴、監軍趙時賞、趙孟澤等集衆兵逼近贛城，鄒淵帶贛州各縣軍隊攻打永豐，副將黎貴達帶吉州各縣軍隊攻打泰和。吉州八個縣收復了一半，惟有贛州攻不下。臨洪各州，都投降。潭趙璠、張虎、張唐、熊桂、劉斗元、吳希奭、陳子全、王夢應在邵、永之間起兵，收復了幾個縣，撫州何時等都起兵響應文天祥。分寧、武寧、建昌三縣的豪傑，都派人到軍中聽候指揮。

元江西宣慰使李恒發兵援救贛州，而且親自指揮軍隊在興國進攻文天祥。文天祥未料到李恒的軍隊突然來到，便帶兵撤走，到永豐投靠鄒淵。鄒淵的軍隊先敗，李恒窮追文天祥不放直到方石嶺。鞏信極力抵抗，全身中箭，戰死。到了空坑，士兵全都潰散，文天祥妻妾子女全都被抓。趙時賞乘坐便轎，後來士兵問他叫什麼，趙時賞說“我姓文”，衆人以爲是文天祥，把他抓住帶回，文天祥因此得以逃走。

孫梈、彭震龍、張汴都死在戰場，繆朝宗上吊自殺。吳文炳、林棟、劉洙都被抓住回到隆興。趙時賞大罵不屈，有人受牽連而被抓來，往往揮手斥走，說：“小小簽廳官罷了，抓到這兒幹什麼？”因此得以逃脫的人很多。臨刑前，劉洙還有點想替自己辯解，趙時賞叱罵道：“不過

然？”於是棟、文炳、蕭敬夫、蕭燾夫皆不免。

天祥收殘兵奔循州，駐南嶺。黎貴達潛謀降，執而殺之。至元十五年三月，進屯麗江浦。六月，入船澳。益王殂，衛王繼立。天祥上表自劾，乞入朝，不許。八月，加天祥少保、信國公。軍中疫且起，兵士死者數百人。天祥惟一子，與其母皆死。十一月，進屯潮陽縣。潮州盜陳懿、劉興數叛附，爲潮人害。天祥攻走懿，執興誅之。十二月，趨南嶺，鄒淵、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，再攻懿黨，懿乃潛遣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。天祥方飯五坡嶺，張弘範兵突至，衆不及戰，皆頓首伏草莽。天祥倉皇出走，千戶王惟義前執之。天祥吞腦子，不死。鄒淵自頸，衆扶入南嶺死。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，至是劉子俊、陳龍復、蕭明哲、蕭資皆死，杜澥被執，以憂死。惟趙孟深遁，張唐、熊桂、吳希奭、陳子全兵敗被獲，俱死焉。唐，廣漢張栻後也。

天祥至潮陽，見弘範，左右命之拜，不拜，弘範遂以客禮見之，與俱入厓山，使爲書招張世傑。天祥曰：“吾不能捍父母，乃教人叛父母，可乎？”索之固，乃書所《過零丁洋詩》與之。其末有云：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弘範笑而置之。厓山破，軍中置酒大會，弘範曰：“國亡，丞相忠孝盡矣，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，將不失爲宰相也。”天祥泫然出涕，曰：“國亡不能救，爲人臣者死有餘罪，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。”弘範義之，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。

天祥在道，不食八日，不死，即復食。至燕，館人供張甚盛，天祥不

一死罷了，何必這樣？”於是林棟、吳文炳、蕭敬夫、蕭燾夫都被殺。

文天祥收拾殘兵跑到循州，駐兵南嶺。黎貴達暗中想要投降，抓住並且殺了他。至元十五年三月，進駐麗江浦。六月，進入船澳。益王去世，衛王繼立。文天祥上表彈劾自己，乞求進京朝見，不批准。八月，加文天祥少保、信國公。軍中瘟疫流行，士兵死亡幾百人。文天祥僅有一個兒子，跟他的母親都死了。十一月，進駐潮陽縣。潮州強盜陳懿、劉興屢次叛亂屢次歸附，危害潮州百姓。文天祥打跑陳懿，抓住劉興殺了他。十二月，前往南嶺，鄒淵、劉子俊又從江西起兵前來，再次攻打陳懿的黨羽，陳懿暗中引導元帥張弘範的軍隊到了潮陽。文天祥正在五坡嶺吃飯，張弘範的軍隊突然來到，衆人來不及抵抗，都低頭臥在草叢中。文天祥慌忙要跑，千戶王惟義上前抓住他。文天祥吞下龍腦香，却沒死。鄒淵自殺，衆人扶着他進南嶺後死去。屬下官兵從空坑逃脫的，到這時劉子俊、陳龍復、蕭明哲、蕭資都死去，杜澥被抓，因爲憂愁而死。僅有趙孟深逃走，張唐、熊桂、吳希奭、陳子全兵敗被俘，全都因此而死。張唐，是廣漢張栻的後人。

文天祥到潮陽，見張弘範，左右命令他下拜，不拜，張弘範便用客禮見他，同他一道進入厓山，讓他寫信招張世傑前來。文天祥說：“我不能捍衛父母，却教人背叛父母，可能嗎？”還是堅持向他索要招降信，便寫下所作的《過零丁洋詩》給他們。詩的末句說：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張弘範笑着放過了他。厓山攻陷，軍中大宴會，張弘範說：“國家已亡，丞相的忠孝已經盡到，若能改變心意以事奉宋的態度事奉我們皇上，可能仍是宰相。”文天祥悲痛落淚，說：“國亡不能夠拯救，做人臣子的死有餘罪，難道還敢偷生避死而且有二心嗎？”張弘範覺得他很仁義，派使者護送文天祥到首都。

文天祥在路上，絕食八天，未死，就又進食。到了燕，驛館招待得很豐盛，文天祥不睡，

寢處，坐達旦。遂移兵馬司，設卒以守之。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，王積翁言：“南人無如天祥者。”遂遣積翁諭旨，天祥曰：“國亡，吾分一死矣。儻緣寬假，得以黃冠歸故鄉，他日以方外備顧問，可也。若遽官之，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，舉其平生而盡棄之，將焉用我？”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，留夢炎不可，曰“天祥出，復號召江南，置吾十人於何地！”事遂已。天祥在燕凡三年，上知天祥終不屈也，與宰相議釋之，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，不果釋。

至元十九年，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，疑有變。未幾，中山有狂人自稱“宋主”，有兵千人，欲取文丞相。京城亦有匿名書，言某日燒蕘城葦，率兩翼兵為亂，丞相可無憂者。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，命撤城葦，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，疑丞相者天祥也。召入諭之曰：“汝何願？”天祥對曰：“天祥受宋恩，為宰相，安事二姓？願賜之一死足矣。”然猶不忍，遽麾之退。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，從之。俄有詔使止之，天祥死矣。天祥臨刑殊從容，謂吏卒曰：“吾事畢矣。”南鄉拜而死。數日，其妻歐陽氏收其尸，面如生，年四十七。其衣帶中有贊曰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，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”

論曰：自古志士，欲信大義於天下者，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，君子命之曰“仁”，以其合天理之正，即人心之安爾。商之衰，周有代德，盟津

坐着到天明。便轉移到兵馬司，派士兵看守他。當時世祖皇帝常從南朝官員中尋求人才，王積翁說：“南朝人裏沒有比得上文天祥的。”於是便派王積翁宣示聖旨，文天祥說：“國家滅亡，我當殉國。如蒙釋放，能够以平民回歸家鄉，今後以方外身份充數顧問，是行的。如果馬上要我做官，不光是些亡國士大夫不能同他們謀求共存，而且將自己一生的努力全都拋棄，我有何用？”王積翁想要聯合宋舊官謝昌元等十人請求釋放文天祥讓他為道士，留夢炎不同意，說：“文天祥一出去，再號召江南，那將把我們十個人放在什麼地方！”事情便作罷。文天祥在燕共三年，皇上知道文天祥始終不屈服，同宰相商量要釋放他，有人提出文天祥在江西起兵的事情來說，結果沒有釋放。

至元十九年，有一福建僧人說土星侵犯帝座星，疑心生變。没多久，中山有個瘋子自稱“宋主”，有兵一千人，想要救回文丞相。京城也有匿名信，說某天火燒城外葦草，率領兩側士兵起事，丞相可以不必發愁這樣的話。當時強盜剛殺掉左丞相阿合馬，勒令除去城下葦草，將瀛國公以及宋宗室遷移到開平，懷疑所稱的丞相就是文天祥。召進宮中告訴他道：“你還有什麼請求？”文天祥回答說：“文天祥蒙受宋恩典，擔任宰相，怎麼可以事奉第二國？希望賜我一死就足够了。”但還是不忍心，馬上揮手讓他退下。諫官極力贊成依從文天祥的請求，聽從了他們。一會兒降詔阻止他們，而文天祥已經死了。文天祥臨刑時非常從容，對吏卒說：“我的事情結束了。”向着南方拜別以後就義。幾天後，他妻子歐陽氏收他的尸體，面色如生，享年四十七。他的衣帶中寫有贊文說：“孔子說成仁，孟子說取義，惟有取義，纔能仁至。讀聖賢書，學習何用，從今以後，可以問心無愧。”

論曰：從古以來有志之士，想要得大義於天下，不因成功失敗順利挫折動搖其決心，君子稱作“仁”，因其符合天理，即民心之安。商朝衰落，周朝有取代的德行，盟津的軍隊沒有約定就

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。伯夷、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，三尺童子知其不可。他日，孔子賢之，則曰：“求仁而得仁。”宋至德祐亡矣，文天祥往來兵間，初欲以口舌存之，事既無成，奉兩孱王崎嶇嶺海，以圖興復，兵敗身執。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，既壯其節，又惜其才，留之數年，如虎兕在柙，百計馴之，終不可得。觀其從容伏質，就死如歸，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，可不謂之“仁”哉。宋三百餘年，取士之科，莫盛於進士，進士莫盛於倫魁。自天祥死，世之好爲高論者，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，豈其然乎！

來會合的有八百諸侯。伯夷、叔齊就憑這兩個男子想要拉住馬而阻止他們，即使是三尺小孩也知道不行。後來，孔子認爲他們賢良，就說：“求仁而得仁。”宋朝到德祐亡國了，文天祥往來軍隊中間，起初想要憑口舌勸說保存宋，不能成功，護送兩位孱弱的王子顛沛在嶺海一帶，來謀求復興，兵敗被俘。我朝世祖皇帝因爲有天地般寬廣的氣量，既認爲他氣節高尚，又愛惜他的才能，留他好幾年，就好像老虎關在籠子裏，想盡辦法馴服他，終究没能成功。看他從容就義，視死如歸，這是因爲他有比活命更重要的追求，能不稱他爲“仁”嗎。宋朝三百多年，取士的科目，沒有比進士更興盛的，考進士沒有比中狀元更榮耀的。自從文天祥死後，世上那些喜歡發表高論的人，認爲科舉不足以獲得偉大的人物，難道是這樣嗎！